

# 走近英雄父亲

■徐泽林口述 何勇整理

## ★ 家人

“老子英雄儿好汉”“虎父无犬子”……成长路上，周围总是存在着这样的声音，让我很苦恼。

大一开学第一课，学院政委给我们新生进行辅导授课，当讲到父亲的英雄事迹时，他突然发问：“谁是徐洪刚的儿子？”当时，我不知所措。我不想当着这么多人承认，也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有个英雄老爸。但我知道，自己没有理由“搞特殊”，便不得不站起来，半举着手小声道了声“到”。政委反复环顾讲堂，才看到了我。

谁知，这小声的回答让我被身后的新训班长当场呵斥：“大声点！站直了！”中午开饭前，我又被安排在队列前指挥唱军歌……

“那年，你爸探亲家，乘坐长途公共汽车返回部队。路上遇到4名歹徒抢劫，他挺身而出制止。歹徒们把他团团围住，轮番用匕首向他身上猛刺。他身中14刀后，忍着剧痛跳下车，用尽力气去追歹徒。4名歹徒后来全部被抓获归案，他历经三次大手术才活下来……”父亲自己从来没有向我提过当年见义勇为的事情。他的英雄事迹是外公告诉我的。那时候，我年纪小，听着外公的讲述，既害怕，又敬佩。

记忆中，父亲一直处于忙碌的状态，我几乎没有体验过他闲下来在家是什么样子。部队驻地离家较远，他常常一出门就是几个月不回。我上小学的时候，甚至不能和父亲顺畅地沟通，因为他说着一口云南方言，而我在河北承德长大，会把他的“我要白糖”理解为“我背疼”……凡此种种，导致我对父亲

既陌生又抵触。

对于父亲在我成长中的缺席，我曾经很多次向母亲抱怨过。直到我进入军校，穿上军装，我才慢慢理解军人的不易、父亲的不易。随着和父亲的交流增多，我与父亲的感情才慢慢有所好转。

## 二

2018年9月，父亲决定赴边时，母亲心里十分不好受。她既忧心父亲受过刀伤的身体能否适应高原气候，又顾虑即将面临的更长时间的分居。但母亲最了解父亲的脾气。她知道，她无法改变父亲的决定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帮他收拾好行李，叮嘱他照顾好身体。

父亲离开时，我默默地将微信资料中的地区标注为西藏昌都，以此表示和父亲情感上的共鸣。

2019年劳动节的晚上，我与父亲视频通话。手机屏幕里，父亲的脸色苍白，两鬓多了些白发，鼻子还插着输氧管。父亲一开口就批评我不要在学校里玩电脑、要多学习。他其实并不了解我在军校的状况，便赶紧拿出几句“万金油”的话帮自己解围。我也很默契地回复他：“好的，好的！”

也是这次通话，父亲邀我暑假去西藏，并提出让我和他一起巡逻的想法。当时，我有些犹豫。我原本想利用短暂的假期回趟老家，最重要的是我担心自己无法承受巡逻之苦。内心斗争了一小会儿，想到年近50岁的父亲都能在边境巡逻，我一个20岁的小伙子，怎能落后呢？我答应了他。那一刻，父亲露出了笑容。

20天左右的高原之行，是这些年我和父亲朝夕相处时间最长、面对面交流最多的一次。或许是有意识地去弥补对我童年的陪伴缺失，父亲总是忙里偷闲，陪我参观昌都的红色遗迹和风景

名胜。在享受高原美景的同时，我的内心也被父亲口中的一个个红色故事熏陶着。

父亲告诉我，我们要走的巡逻路，需要越雪山、闯沼泽地、蹚冰河、跨泥石流冲沟……为了更好地适应巡逻路上的环境，父亲让我先在低海拔的营区进行几天适应性训练。那几天，我与战士们不知疲倦地打篮球、反复冲山头……

昌都到察隅边防的路上，光从半空中飞泻而下，没有丝毫朦胧和模糊，唯有亮堂、空灵、清晰。

山路“鬼见愁”，山崖如刀削。察隅海拔高，交通不便，人烟稀少，“一天过四季，十里不同天”。驻守在这里的边防官兵却说：“这，便是察隅独有的风光！”我被他们的豪迈和乐观所感染。

巡逻途中，在第一个集结点，也是步行路的出发点，我和父亲等一组人首先到达。那里，远处是碧青的冰水湖，远处是“挂流三百丈”的瀑布，更远的地方是皑皑雪山。我和父亲在湖旁合了张影，这是与父亲极少的合影中我最喜欢的一张，雪域边境，父子同袍。

随着海拔的升高，最初的忐忑和兴奋被严重的高原反应取代，我呼吸越来越困难，疲倦地瘫坐在地上。父亲帮我取来氧气，问道：“还能坚持吗？”

迎着父亲关切的声音，我抬头看到他那被寒风雕刻的面庞，沧桑中却透着坚毅。我点了点头，站起来继续前行。夜幕降临，我们终于到达宿营点。几根树枝、一块塑料棚，搭成了大家临时的“家”，父亲一会儿给我烤湿掉的衣服，一会儿给我端姜汤。那一夜，我与父亲席地而眠，睡得很甜。

经过3天的艰苦跋涉，巡逻队伍到达点位。当走到边境的雪山脚下，与边防官兵一起展国旗、宣示主权的那一

刻，我心潮澎湃，真正理解了父亲上高原时那句“当兵没有打过仗是遗憾，没在高原边防当兵也是一种遗憾”的内涵，也真切地感悟到站在雪山望北京的那份骄傲与荣光。

## 三

巡逻归来，父亲给我布置了一项作业——写下自己的巡逻感悟。

“边防官兵中，有很多‘00后’新面孔。他们行走在祖国的边疆，用脚步丈量边防线，在平凡的岗位上百炼成钢。我跟他们年龄相当，但相较于他们，总感觉欠缺些什么……”当我将巡逻感悟交给父亲时，他轻抚我的头说：“磨砺，才是成长最好的礼物，军人的后代更要敢于磨砺，勇于奉献。”

从西藏归来，我对自己的要求愈发严格，将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。半年后，我参加数学建模比赛拿到了一等奖，论文也在期刊上发表。

“青春的成长需要目光远大，提升境界，也需要默默坚持、厚积薄发。”交谈中，父亲常以他几十年如一日不断学习的经历激励我。一个学历不高的小战士，凭着对知识的渴求和不甘落后的劲头，最终读到硕士。在我的印象里，父亲很爱读书，家里和他的办公室都堆满了书。只要一有空，他就会手捧书本认真阅读。他的这个习惯也一直影响着我。

近段时间，因为工作需要，父亲特别忙，每次与我通话时间都非常短。我在担心父亲的同时，更想努力将自己变得强大，希望有一天能够为他分担。

“不恋故乡绿色艳，愿与雪山共百年。”这是父亲时常说的一句话。我想告诉父亲：“只要祖国需要，我愿与他一起戍守祖国边关，守护那片圣洁的雪域高原。”

# 杏肉·家书·半瓶油

■杨治安

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。从我记事起，无论年成丰歉，我们兄弟姐妹从未有过挨饿的经历。这并不是说我有多么富裕，而是父亲母亲精打细算，量入为出，始终保持勤俭节约习惯的结果。

每当盛夏来临，老家门前父亲手栽种的几棵杏树枝头都会挂满杏子。这时候，二老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晒杏干。把成熟的杏子摘下或从地上捡起来，用筐抬到门前场院，母亲捏、父亲晒。母亲的脚压麻了，就换个姿势，手抽筋了，就稍微休息一下。父亲跟着太阳的影子，将杏肉一会儿搬到东边、一会儿挪到西边，好让杏肉快点晒干。遇到迅猛的雷阵雨，父亲和母亲更是手忙脚乱，却也不亦乐乎。我们兄弟姐妹谁见了都会说一声：“算了吧，又卖不了几个钱，还把人累得够呛”。父亲听后定会用朴实的话语，重申“积沙成塔、集腋成裘”的道理。母亲总会说：“添不了斤还能添两呢。”

20世纪90年代，我从家乡人武部调入宁夏军区机关后，父亲的家信随之而来。信中，父亲提醒我：“银川那里生活水平咱老家好，但你必须保持原有的朴素节俭作风，生活中处处撙节，长远打算过日子……”那散发着泥土馨香和旱烟味道的文字，朴实又实在的口语白话，盈满了父母的爱和期望。

2012年的国庆假期，我回家探亲。那些天，是我从军以来和他们在一起最长的时光。一天饭后，我帮80岁高龄的母亲收拾厨房。闲不住的母亲在擦洗餐具用油的油瓶时，因手臂无力，油瓶滑落倒地。只有半瓶油的油瓶，又倒掉了一半。步履蹒跚的母亲赶紧找来小铲，把倒在地面上的油一点一点地铲起倒回瓶中，然后又用平时滋锅用的抹布把地面上的油擦干净……看到母亲笨拙的动作，加之厨房的地面没打水泥也未铺瓷砖，我连连劝说母亲：“不就一点油嘛，倒就倒了，再说这里面还有土呢。”可母亲还是“我行我素”，直至收拾干净，“好着呢，油一澄还能吃”，并连连叹气“可惜了”，那种从心底折射到眼角眉梢的不舍之情令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
如今，父亲母亲都已离开。岁月在无言中流逝，往事在回望中放大。那几筐杏肉，那仅存的家书，那半瓶油，也许，在父亲母亲看似平淡的生命历程里，还隐藏着许多我不曾看到或不甚了解的一面。

如今，我仿佛又听见了父亲炕头上语重心长的殷切教诲、看到了母亲灶膛前抱柴添火的忙碌身影。这份关爱和牵挂，裹着温情、浸着幸福，别有一种熨帖氤氲在心中、荡漾于肺腑，让我觉得因心有所系而感动不已，更让我感到好像有一股特殊的力量在感召着我，催我向前，策我奋进，使我不敢有半点懈怠。

## 家庭秀

夏天的知了悄悄藏匿  
仿佛昨天还在广播里  
听到你的消息  
有多久没见你  
又在昨晚梦见你  
甜甜的糖画  
甜甜的梦  
原来你一直在守护着我  
刘 强配文

## 定格

日前，武警江西总队组织第二批抗洪官兵携家属赴庐山疗养。武警鹰潭支队士官邹和平带着家人游览庐山，一家人享受团聚的欢乐。

唐绍勇摄

# “算细人”

■王煜焱

伙食费刚涨，我就给母亲打电话“报喜”。母亲欣慰于食堂“升级”的饭菜，又有感于疫情期间生活不便，遂从微信发来“山林不能给野火，江海不能灌漏厄”，叮嘱我量力而行、注意把战友们的伙食保障盘算好。

“山林不能给野火，江海不能灌漏厄。”出自东汉王符的《潜夫论·浮侈》，意思是“山林虽大经不起野火的燃烧，江海之水也灌不满一只漏洞的酒杯”，讲的是财富的积累如山林的长成、江海的汇聚，漫长而艰难，无度的挥霍却会让它顷刻间化为乌有。这句话既是母亲要我节俭惜物的谆谆教诲，也是她一直坚持的艰苦朴素精神。

生活的不易，母亲是早早感受过的。母亲幼年家贫，兄弟姊妹又多，她只好通过劳动换些工分贴补家用，或去山野寻些野菜果腹充饥，记忆里的饱腹感便是幸福感。成年后，母亲在煤矿上过工、在餐馆洗过碗、又在百货大楼当过售货员，直到成为了一名教师才安稳下来。

大抵是年少读书艰难，母亲格外珍惜在校时光。她孜孜不倦地在书海里徜徉，初邂逅“山林不能给野火，江海不能灌漏厄”便一见倾心，抄在笔记本扉页上以自勉。在母亲的教导下，少不更事的我，启蒙内容多为勤俭节约的诗句：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“历览前贤国与家，成由勤俭破由奢”“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”……

任指导员后，我也成了“家长”，如何当好“家”，成了我经常思考的问题。食

堂浪费太多、工具随手乱扔、水流哗哗不止……看着每个月报表上的数字，我和连长眉毛打了结。于是，我们给全连官兵做了勤俭节约的教育，熄灯时把过道灯间隔着开，又在仓库里“淘”出各种旧物件，号召大家把用剩的边角料变废为宝……一段时间过去，我和连长被吐槽“太抠门”。

我不愿辩解，只是分享了“半截粉笔”的故事：徐特立在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当校长时，从不用新粉笔，用的是巡视校园捡来的粉笔头。学生不解，觉得他太小气。徐特立便说，积少成多、积小成大，也可以节俭一点办公费用。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教育大家：“半截粉笔犹爱惜，公家物件总宜珍。诸生不解余衷曲，反谓余为算细人。”这个故事听母亲讲得多了，我便也张口就来，大家听得津津有味。

做“算细人”有多必要，疫情防控期间我感受很深：营区封闭管理，垃圾分类不便、物资补充麻烦……连队同炊事班一起精细化管理食堂，下起了“绣花”功夫，专人统计用餐人数，区分男女进行食材采购配备，最大限度减少了食物的浪费，更保障了大家的伙食质量。那时，大家又对勤俭节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，也不再有人吐槽我“抠门”了。

后来，当我把“算细”的成果告诉母亲时，母亲格外欣慰，仿佛当年她教导的学生成才时那般志得意满。因为她知道，她坚信半生的道理，成了儿子宝贵的财富。

本版投稿邮箱：jbrjrt@163.com



# 超级姥爷

■王 爽

大的宝宝留在老家，只想把他带在身边。我工作的时候，“谁来带孩子”自然成了一个难题，请保姆成了势在必行的决定。

“咱家这孩子这么调皮，自己人带都累得够呛，外人更不能好好给你看了。”父亲说。父亲在教育一线忙活了大半辈子，近来刚退居二线。在老家，他身上的担子不小，除了日常家务，还要照顾90多岁的老母亲。但是，孩子在他这儿永远是第一位。于是，父亲把家里事情安排好，便从老家赶过来。

在老家时，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，没想到跟外孙却能一待一整天。

8个月的娃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。他一会儿爬东爬西玩这玩那，一会儿又晃悠悠地扶着沙发站起来；前一秒还哈哈大笑，下一秒就哇哇大哭；穿纸尿裤时，前边刚给他穿上一条腿，后边就蹬出来。父亲却耐心十足，从不抱怨，还练就了一身“绝技”：每天带娃晒太阳后，一手抱着这个23斤重的大宝宝，一手撑起婴儿车爬上六楼，十足一个“超级姥爷”的派头。不仅如此，父亲还发挥他作为人民教师的优势，给外孙安排了语文课、音乐课、体育课、手工课……一会儿带着他听儿歌打拍子，一会儿给他念绘本，一会儿又带着他玩儿玩具，孩子

每天的进步肉眼可见。

印象中，父亲并不是一个细腻的人，可带起娃来实在细心，总怕他磕了碰了。孩子冷了热了、吃多吃少都在父亲的密切“监控”之下。现在宝宝很黏姥爷，有姥爷在坚决不找别人。我看了育儿书上的理论，提醒父亲放手让孩子自己去“摸爬滚打”，父亲怎么都不肯：“磕了你就知道心疼了。”确实，宝宝从来没受过伤，也没生过病，这都跟父亲的付出密不可分。

周一，忙碌的一周又开始了。一大早，父亲已经做好了我和宝宝的早餐。带娃如打仗，一顿早饭下来，宝宝吃得身上、桌上、地上到处都是，我和父亲便分工合作打扫“战场”。我的任务完成后，立马赶赴下一个战场——办公室。

出门前，我回头看到父亲已经投入了和娃的新一轮“战斗”。看着他们爷孙俩其乐融融的场景，我想，我也应该是被父亲这样保护着长大的吧。

养儿方知父母恩。想想父亲经年累月的无私付出，当了母亲的我，还有什么理由崩溃呢？

## ★ 家事

产假结束恢复工作后的第二周周末，以给儿子烙小饼失败为导火索，我的情绪来了个“全方位崩溃”。老公出国维和，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家属院两头跑，每天微信运动步数1万多，结果跑跑颠颠这两天，领导布置的任务没完成，跟同事合作不合拍，儿子的辅食没顾上，每天累成一摊“烂泥”，却好像什么都没做好。

尽管有人说，一个军人半个家，两个军人没有家，可我还是不想把8个月

